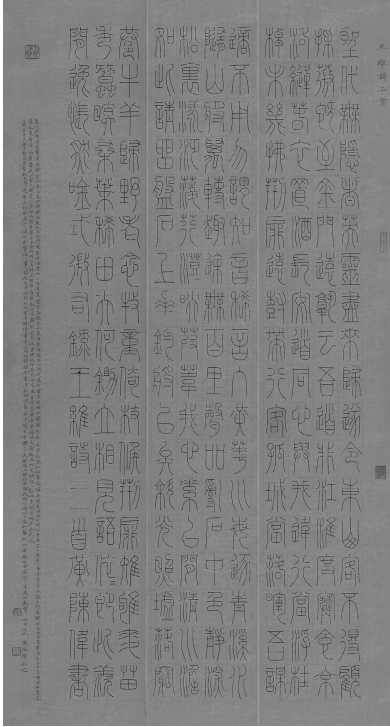


2016 海上墨韵上海市第九届书法展获奖、提名作品 (一)

黄陈伟说：

“社会的飞速发展，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求成效，求速度，但我认为学书法，却恰恰是要学一份‘慢’与‘静’。达不到心止如水，至少也不该为旁事扰乱。更遑论急于求成。只有静心，才能写出每一个细节之处，写出全作的神韵所在。急急躁躁，心不在焉，便无法‘输我之心’，至多不过是‘置物之形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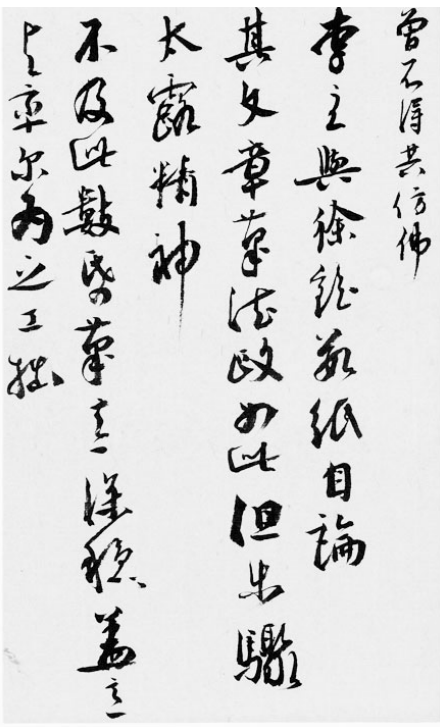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这幅作品写了整整上百个小时不止，准备了将近两年，其间的过程才是一份醉心于此的享受。最终也确实实，借字的刚柔并济，写出了我的情志。如此想来，此番获奖倒也不是一份意外。正所谓，池水尽墨，水到渠成。”



罗宁说：

“我的这张册页行书，因为是小字行书，如果写的数量多不免会考虑形式问题，这不是我所擅长，又因为古代书作大多是以小件尺牍形式呈现，所以我选用册页书写，一来省去形式的麻烦，又更合古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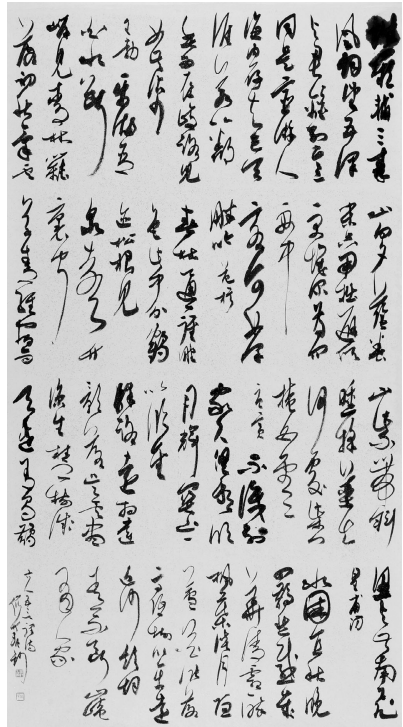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书法是以二王、颜真卿为主要取法，同时又掺杂了少量个人书风。二王是中国帖学的最正宗脉络，对于笔法的学习十分必要，但如今单纯学习二王容易收到所谓的国展体系书风的影响，为了能写的更高古，我掺杂了颜体书风，颜真卿给人古朴大气的感觉，这是我想在作品中表达的。但我还在学习，很多地方还不成熟，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。”



蒋英坚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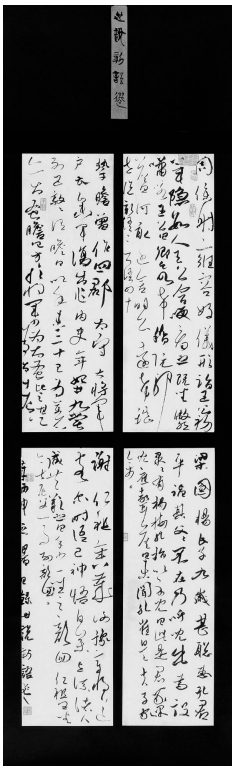
“因学书较杂，四十年里真草隶篆诸体皆学，自觉无一书体专擅。前二十年多作隶篆，近一二十年以行草书创作为主。虽以二王为主脉，晋唐宋元各家也多‘沾边’，尤喜米字之欹侧反正八面出锋结字用笔，故即使王字也多不纯，与时下流行的‘国展’二王一路风格作品应该是完全不同的，我就戏称其‘二路书’吧，识者可鉴。另因长期从事绘画创作，写作品时我更注重通篇章法布局及笔墨、虚实、点块面等关系。

此展作品选用六尺米色洒金半生宣分段书写的方式，有意避开自己上届草书展和六月份市民展获奖作品之窄条立轴‘老套’。”



潘龙飞说：

“此件参展作品是今年夏天创作的，当时做了几种尝试，从用笔上、书写速度上意图改变以往的创作习惯。以往偏感性，书写节奏较快，这张作品特意将速度稳下来，理性一些，体会一个‘留’字。虽然缺少了一些酣畅，但在字法上比以前的作品较耐看。在章法方面虽然注意了组合与对比关系，但是略显刻意，没有自然生发的感觉，四个块面的差异性不强。临近截稿，没有更好的作品，便选了此幅，能够获奖，实属意外之喜，感谢评委们的鼓励与肯定，不足之处待方家指点批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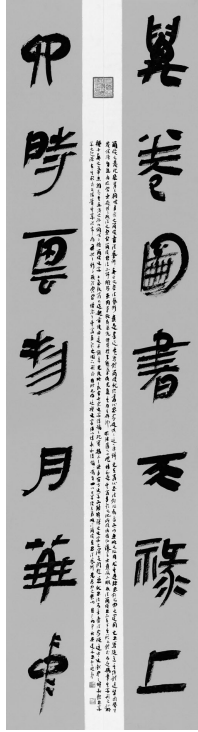


唐建平说：

“我认为学书法求古意很重要，古意是对碑、帖的忠实临写和悉心体会才能渐渐悟得。如学隶，从汉入手，慢慢地可以逆上。因为相对而言，隶书好入门。稍有成后，千万不要跟时人走，只有入古，才能有自家面目，只有真正入古，才能开出新路。有些追风者所以失败，就是没有从古代书迹中去探索而直接模仿先行者的作品。看似学古，似是而非，接受的是二手古意。先行者从古典中撷取精华，合理巧妙地融合在自己创作中而出彩，然追随者投机取巧，顺手拿来，看似煞有介事，其实则是无意义的山寨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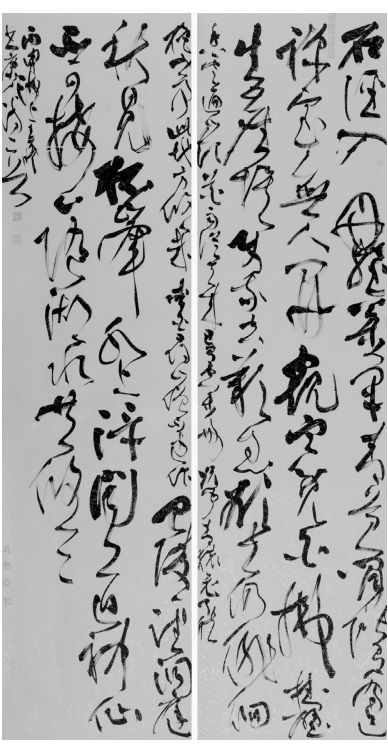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取法汉隶过程中，无论怎样调整取舍，无论怎样置换改良，一定要保持‘汉碑基因’的纯正性。如果没有了‘汉味’，就等于丢弃了隶书之根本，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。

当然，笔墨也要当随时代，希冀在书法事业上有所建树的艺术家，必须具有深厚的古典传统，鲜明的时代精神，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我很欣赏邱振中先生的一段话：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同时感受到两种东西：一种是传统核心的东西，一种是传统没有的东西。”



王曦说：

“我比较喜欢草书，古人讲‘世间无物非草书’，我信。前些年我的看家本领是书谱式的小草书，靠这手也频频入展获奖，但近年来总觉的小字不够发兴，遂尝试写大，这马上碰到了人们常说的小字放大的难题，刚开始时，问题很多，有次书协约稿还被退回重写，我重新审视大字草书要于俊逸见刚劲，舒放见收拾，首先要解决线条尖薄的问题，字要站得起来，要有骨肉有肉。小字线条尖薄看不太出，一到大字就露馅了，改变这只有多补‘碑’，练了很多汉魏六朝碑，线条一点点厚起来了。其次，写大字要适当加明清调，明清很多大家，为我们树立了很多小字放大的典范，可借鉴。最后写大草书章法上要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，或疾或徐，或开或合，或轻或重，各得自在。随想随录，拉杂谈来，赔笑大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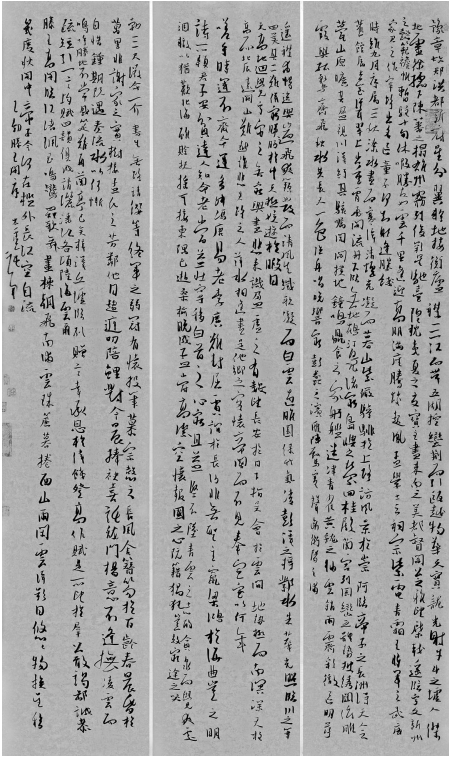


严亚军说：

“近悠闲，正合晋人生活状态，蔡襄《论书》有云：‘书法惟风韵难及。晋人书，虽非名家亦自爽类，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。缘当时人物，以清简相尚，虚旷而为一，修容发语，以韵相胜，落华散藻，自然可观。’

再认真阅读大王法帖，逐步理解晋人大多向往山林，归隐老庄浮屠。在谈生死，炼丹药，纵情诗酒的半醉半醒中，留下了诸多吉光片羽的文字。因书写道丽婉转，一如江南山水的清韵中和，成为那个时代文化心灵的记忆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。他们是笔墨语言和图式风格的最佳创造者，亦是书法的线条形质与结构观念的创变者。是生活成就了这书法经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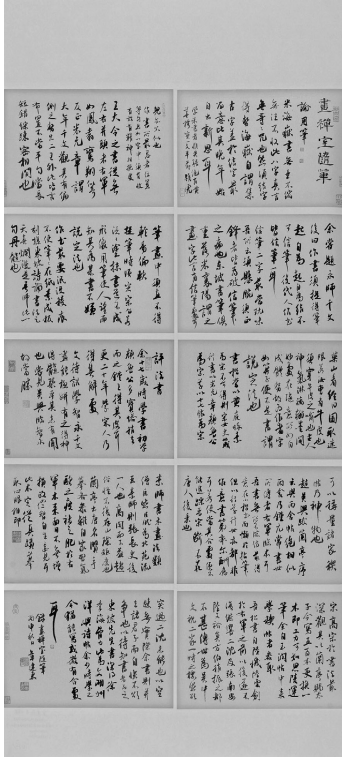
‘圣人立象以尽意’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通，人与物相通，人与自然界相通。在运思方式上重体验，重顿悟，重价值，他们不在世界之外去认识世界，而是在世界之内，把自身契入进去，主客观融而为一。借助于晋人生活状态，通过精心的节奏和技法安排，将其对宇宙、人生的种种复杂的印象和感受，呈现为可视或可以想见的艺术形象，目的是为了表达大王的那种气息。”



章建东说：

“学习书法以临古至上！临摹古代精典碑帖是进入书法殿堂和书法创作的唯一阶梯。为了确保我对书法的恒定性，临古占有了我平时极多的学习时间，每天必临，以二王行草为宗，再追苏米蔡。书法创作是需要经过创作构思、创作行为、创作效果三个步骤才能完成一幅作品。首先应该是从构思出发，对将要创作作品进行全方位思考与准备，形式的确立，内容的选择，用何种书体表达以及如何安排章法中的起承转合等等，其次是规范化的创作行为，包括书体风格、文选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度；有了前面构思与行为，那么这幅作品的效果是经得检验的，检验这幅作品的优劣依据依然是古代精典碑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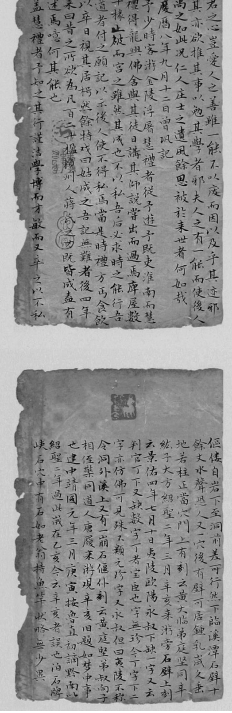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作品是选录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，以米字风格作基本笔调，点画之中略显苏东坡笔意；章法安排取法宋元手札；形式依据册页；因小尺幅陈年老纸边缘泛黄特点再用雪青色纸作拼接，更显作品主体的视觉效果。”



周金山说：

“至今自己学书也已有十余年，由于住房小，只能以写小字为主，先后学过钟繇、王羲之、文征明，临过九成宫、灵飞经。而此次创作的作品也没有刻意去侧重哪一家字体，完全是凭着记忆在写。由于小楷在章法上很难做太大的动作，所以我在形式上做了一些变化，作品完成时也感到不尽人意，存在诸多不足之处。

在此次第九届上海书法篆刻大展中获得优秀奖，我倍感意外，也深感荣幸。本次展览为上海两年一届最高级别的赛事，上海许多优秀书法家也积极参与其中，参展作品的艺术水准都很高，而且也有很多都是精品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，和他们相比，还存在很大差距，而这次能够评为优秀奖，也着实是幸运。”



(局部)

吴铁群说：

“少时学印，一无善本可摹，二无石料可用，唯凭天性使然。稍长，受当代印坛诸家影响，盲目追风，其间，迂回曲折之探索，既盲目又困惑，一直走着一旁无师自通的路子，1991年印作两次侥幸入选国展（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、全国首届新人新作展），之后20年间未曾投稿，只是自己玩玩而已。近年受师友的影响才重新点燃那股激情，屡次投稿多有命中，入选、获奖是件好事，可以检验自己的水平，同时也能激励自己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。

九届大展10月8日截稿，十一长假一人在家闭门造车，刻印15方，挑选10方，刻边款、拓边款、制封泥、制印屏，伴以花生白酒，一半清醒一半醉，不亦乐乎。

这批作品较过去有所收敛，总体上力求把握魏晋风神，取其外拙内秀，端庄凝重。用刀稍加爽利，追求线条灵动的书写感。章法力求疏密收放自然，避免过份夸张，在古朴苍茂中寻求幽默与机智。”



张逸骏说：

“这次获奖有些意外，在建国兄的鼓励敦促下，匆匆贴了个印屏展出，居然获奖实在侥幸。看看获奖名单，最年长的是王槩先生，我算是‘老二’，作为一个‘老运动员’，年过花甲还在参展，意不在夺奖，只是想检验一下，自己的作品是否落伍，还能不能跟得上时代？

我不是创新意识很强的人，深感篆刻艺术的传统博大精深，能在继承中加上自己的一点理解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艺术需要创新，也需要守望。在周遭喧嚣浮躁的氛围中，有几个人安安静静地研究流派，认认真真地学习传统，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我明白自己缺乏创新的才情，那就老老实实地学习前人。这次参展的印屏里，有学古玺汉印的、学浙派的、也有学赵之谦的，也不可能学得一模一样，稍稍有一点理解，就算是自己的面目了，能得到评委们的肯定，更坚定了我的学艺信念。”



陈晓说：

“这件作品创作于我孩子出生前，抽空急就出来的。时间紧，也越加珍惜，这一次的作品，我是以祝枝山点画狼藉的味道书写的四条屏，内容是刘禹锡的诗词，而且这样的形式创作时，也是我感觉最舒畅的。

作品暂时没有自己的风格味道没有关系，稍好一点境况是，作品至少呈现有古人的味道吧，比如所临习的名家祝枝山，黄庭坚之类的。之前我的作品一直带有明显的我老师的影子，想逃也逃不掉，一些朋友常常直言这一点，我很苦恼。所以我刚刚站在我自己的作品边上，听有不认识的老师说这幅作品有祝枝山、黄庭坚的味道，这是让我内心暂且踏实的。”

